

【有所思】

## 山·人·树

□李木生

还想三去日照莒县的浮来山,选一个有雪的冬日,一个人,在山上的定林寺里住上几天,听听那棵“天下第一银杏”的呼吸,也陪着那个叫刘颯的读书人说话。

这是一座海拔只有298.9米的小山,却因为这树这人,让我动心得入梦。两次登临,尽管同行者众,又游人如织,我还是会在这棵有着4000年寿命的巨树前孤独了自己,游进时光的河流里。

第一次见它,是在四年前一个雷电挟着暴雨大风的夏日。600多平方米的树冠下,静寂着,似乎暴雨都无法穿透一般。周长15.7米的树身,在风雨里纹丝不动,山体一样,我甚至感到急切的雷电都在生气着巨树的从容。今年夏日再去晤它,却是阳光泻着金色瀑布的潋热时辰。宏大,却又如此朴实,阳光在它的每片扇形的叶子上欢快地跳着舞,再流成光的小溪——我满眼的阴凉,心都醉了。当年,那个不容于齐国,被迫“接淅而行”的孔子,也许曾经在这棵古老的银杏树下将息过片刻?它不属于任何朝代,它是它自己,淡然地看着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兴起与衰落,只是将根深深深地扎在大地上,滋味非常地咀嚼着自己的岁月。

35年前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

经对它进行过专题研究并向全世界播放了它郁郁葱葱的生命状态。静静地想念这棵老而弥绿的银杏,才知道这样的一座小山,竟有着海阔天空一样的胸襟。

这样的胸怀里,与日月杂酿的,还有缱绻不已的情义。

从巨树拾级北上,会遇到一座二层的小阁楼,悬一匾额,上书“校经楼”三字,是郭沫若1962年为了纪念刘颯的《文心雕龙》成书1460周年所书。这座山,建一个寺,在寺里筑一座小楼,就为了等一个人来,这个人就是刘颯。

刘颯的父辈早在西晋末年的“永嘉之乱”时便流迁于江南,使刘颯一出生便饱尝离乱之苦,浮来山下的家乡只能在梦中相遇了。

幼年丧父,青年失母,又无兄弟姊妹的刘颯,其孤单与寂寥,外人几乎无法想象。进入南京钟山的定林寺,十数年间与和尚们共处,既是生活所迫,也是南朝崇尚佛教潮流的裹挟。失去家乡,无依无靠的刘颯,于万般落寞里,让一个“佛”字作了精神的向导。

毕竟,佛教再博大,也不能独占了青年刘颯的精神世界。对于儒家思想的学习与对于孔子的向往,深深地吸引着他,以至在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里,他还欣喜地记下三十岁时的一个梦境:

“梦执丹漆之礼器,随仲尼而南行,旦而寤,乃怡然而喜。”梦里,他终于回到了浮来山下的家乡,正与孔子一起南行。“穷则独善以垂文,达则奉时以骋绩”(《文心雕龙·程器》),再辉煌的庙宇,也不能束缚了刘颯的人生理想——而三十七岁时便已写就的《文心雕龙》,或许比那株巨大的银杏,还有着更加长远的生命力。鲁迅先生将其与亚里士多德之《诗学》相比,称其“解析神质,包举洪纤,开源发流,为世楷模”。三万七千言的《文心雕龙》,是刘颯的呕心沥血之作,更是他自铸的以文发声的黄钟大吕。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可以享尽天下,但在文化与精神的天地间,一群寂苦甚至孱弱的知识者,却可与之分庭抗礼,用心血乃至生命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。

考证论述刘颯的生平者,大都主张他出身士族。但是,读他的《文心雕龙》,想见他写作时的心情,也就越发同意王元化先生在《读文心雕龙》一书中的论断:“刘颯并不是出身于士族,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。”鲁迅是刘颯的知音。“将相以位隆特达,文士以职卑多谗,此江河何以腾涌,涓流所以寸析者”,鲁迅读到刘颯的这些话,深自赞

同,又为刘颯这样一位出身贫寒庶族者的命运而痛惜不已,“中国汉晋以来,凡负文名者,多受谤毁……东方恶习,尽此数言”,并体味整个《文心雕龙》“函深哀焉”。从江河腾涌,涓流寸折,到黄钟毁弃,瓦釜雷鸣,这是漫长的中国专制社会的常态,也是知识者心上不灭的愤慨。虽然刘颯揣着自己的《文心雕龙》扮成小商贩,在当朝重臣沈约必经的路上等候跪荐,并因此而进入仕途,但他到底还是在残酷的现实压迫下出家为僧。刘颯出家的方式,是悲惨的——他烧去自己的眉毛与胡须。这是对于仕途的绝望与对于生命的幻灭,也是对于梁武帝一种曲折难言的反抗。

在他出家的当年,便死去了,寿命只有五十六七岁(连卒年也不能确定)。一生未娶的刘颯,是在孤独与哀伤中离世的。读他的《知音》篇,直让人唏嘘不已:“知音其难哉!音实难知,知实难逢。逢其知音,千载其一乎!”

默默的浮来山,感知了这一切,痴痴地等着自己的骄子归来。还有那棵四千岁的银杏,也在等着他。刘颯七岁时曾经做过另一个梦:“乃梦彩云若锦,则攀而采之。”也许,他的灵魂早已化作彩云,正萦绕着浮来山,朝朝夕夕。

【浮世绘】

## 食物里的人生

□李晓

在《谈吃与画饼充饥》中,张爱玲怀念她的童年:“小时候在天津常吃鸭舌小萝卜汤,学会了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,往外一抽抽出来,像拔鞋拔。与豆大的鸭脑子比起来,鸭子真是长舌妇,怪不得它们人矮声高,‘咖咖咖’叫得那么响。汤里的鸭舌头淡白色,非常清腴嫩滑。”“在北方常吃还有的还有腰子汤,一副腰子与里脊肉小萝卜同煮。里脊肉女佣们又称‘腰梅肉’,大概是南京话,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叫‘腰梅肉’,又不是霉干菜扣肉。多年后才恍然,悟出是‘腰眉肉’。腰上两边,打伤了最致命的一小块地方叫腰眼,腰眼上面一寸左右就是‘腰眉’了。真是语言上的神来之笔。”

我在张爱玲喜欢吃的食物清单里寻找着她生命里隐藏的秘密。这些烟火袅袅中带着蒸腾之气的食物,似乎与张爱玲的人生遭遇有着某种血脉相依。舌品食物,胃知乡愁,晚年的张爱玲独自生活在洛杉矶,据说她还念念不忘她在童年吃过的食物,可惜,这些梦中想念的食物,再也不能跨过太平洋,抵达那少了几颗牙的嘴里,让她咀嚼回味一下对故国的记忆了。

在民国的星空中,大师们的炯炯目光依旧在朝我闪烁,吸引我的,首先当然是他们精神闪耀



的光芒。不过让我与这些大师们产生亲近之心的,还是他们当中一些人也是典型的吃货,并且留下了许多美食文章。

那些大师们抖动着长衫,兴冲冲地奔走在北平、上海、南京的馆子里,朋友的宴会中,某场庆祝的酒会上。洒脱狂放的林语堂,一说到吃顿时眉飞色舞,不过他谈吃的一句话更让我动心:“出于爱好,我们吃蟹。出于必要,我们也吃树皮草根。”油爆虾仁、酱爆鸡丁是胡适先生的最爱;张大千吃不厌的是鲜蘑菇炖羊杂;在北平雅舍里谈吃的梁实秋,喜欢吃虾仁锅巴汤、饺子;鲁迅喜欢吃老家绍兴的盐竹笋、蒸鱼、茴香豆;沈从文回

到湘西,从故乡带回的是一船腊肉腊肝。食物,从来都是与故土保持相连的“信物”,它流淌在血液里,成为代代相传的生命基因。

这些来自大地的食物,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大师们的精神骨骼、传统气节、天地良心。因为我相信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食物一方所爱。一个人喜欢吃的食物,既补充了营养,带来生命体征的变化,同时也应有精神上的哺育作用吧。

我甚至想象,一个人长期吃的一些食物,会带来面相上的改变。那年我在三峡游走,群山如潮,乡民们背着一种中间细两头粗的背篋上山劳作,他们弓着腰攀爬

山岩敏捷如猴。在一个峭壁林立的村子里,我发现那些朴素的乡民竟有相同的面相:双眉有“川”字纹,嘴宽牙白,颧骨凸出,腮帮子阔,鼻孔粗大……后来我发现,在这个悬崖峭壁的村子里,水稻稀少,主产红薯、土豆、玉米,乡民称为“三大坨”,这些乡民年年岁岁吃着“三大坨”度日,食物的营养加上大地之气的灌溉,让这些乡民们的面相也渐渐走近了。

去年,我的老友秦大个子一夜之间发生了脑梗塞。他平时最爱就着卤猪头肉下酒,那种食物胶原蛋白丰富,使得秦大个子看起来总是满面红光,有时还生出几粒痘痘来。有天碰见他,他还向我表演了几下自学的格斗拳,显示自己身体的强壮。不料,秦大个子的血脂太浓,好比一条污泥搅拌的河,流得不再畅通,脑梗塞发生了。而今,从医院出来的他,像婴儿学步一样摇摇晃晃在马路上做康复训练,说话含混不清,只有加以手势辅助。前不久我看到他一个人扶着一棵树在喘息,眼泪一下就冲出了眼眶。老秦,树也是有血管的,那里面全是清凌凌的水,一个人的血管要是像树那样清该有多好。

一个人的一辈子,也是与食物忠诚相伴的一辈子。在食物里,隐藏着芸芸众生的脉络,也构成了命运欢喜哀愁的一部分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晒书的回忆

□贺宽叶

风远远送来若有若无的栀子花香,我想,影壁墙前的栀子花应该是开了。

回到乡下老家,转过影壁墙,院子上的情景让我很是吃惊:满院子满地都是书,一本本,一排排,一列列,摆满整个院子,只留出了窄窄的过道。风吹过来,书页波浪般哗哗翻动,阳光打下来,“波浪”有点炫目。泡桐淡紫色的喇叭花悠然飘落,钻进翻动的书页里成了书签。

母亲从书堆里站起来,挪开小马扎,摘下老花镜,慈爱地笑着说:“我给你晒晒书。”

结婚前积攒的两大橱子书我都搁在了老家,没往城里运。母亲主动担起了保管的重任。兄弟姊妹来拿书看,母亲都牢牢记在心里,及时催促他们按时归还。街坊邻居偶尔来借,母亲一概委婉拒绝,她的借口永远是书橱钥匙不在家,在城里。

母亲上过“文革”前的扫盲

识字班,认识一千字左右,已经够用了。舅舅是文盲,出门举步维艰,由此母亲深知读书的紧要。家里支出用度再紧巴,只要我说买书,母亲总是东挪西凑及时给我。打小,农活再忙,只要我在看书,母亲绝不会派我干活。在她眼里,儿子看书学习是天下第一大事。母亲在和左邻右舍闲聊的时候,总是有意无意说一句:我儿子在看书呢。母亲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,我是村里屈指可数考上学、跃过龙门的农家子弟。

午后,我和母亲一本一本翻过书来,再晒晒封底那一面。母亲笑道:“我看看我的宝贝儿子看什么宝贝书。”说着拿起一本荷尔德林的《人,诗意地栖居》,翻开扉页上我的淘书小记念起来:“在暮色苍茫里漫步辽宁师校园,于樱花树影里邂逅小书摊,一腴腆女生处理旧书,遇此书,半价购之乃去。1994年4月16日晚于大连。”母亲翻了一下,说看不懂就放

下了。又拿起一本薄薄的白皮书《乡愁的理念》,是董桥的,照例还是先念扉页我的购书小记:“逛大学扎堆的济南文化东路,往来皆年轻面庞,间或遇到面熟之老学生,颌首微笑。路东段三联书店济南分销店购董桥《这一代的事》及《乡愁的理念》,久慕董桥文名,今足愿矣。1992年6月2日。”母亲慨然叹道:“儿子啊,原来你跑了好些地方啊,我都不知道,你也不说,也好,省得我记挂着。”母亲逐本翻阅着,轻声读着书上的小记,几乎每一本都有来历,都有故事。母亲拿着刘以鬯的《酒徒》咯咯笑着喊我过去细看。原来是多年前一帮书友聚饮后去市水利局庄君家小坐,趁庄君去沏茶的机会,我们几个书友纷纷去她的书橱前窃书,我一眼看见《酒徒》,便抽出来藏到了包里。回家后打开,见扉页上有庄君龙飞凤舞之小记:“老贺赠王书一捆,王大醉,余抽出几本匿包中。余亦大

醉,半夜醒来,探手入包,书尚在,安心睡去。”一本我送出去的小书,在辗转了近十年后,居然以“窃”的方式重回我的手上,真是奇妙。整个下午,母亲一直笑个不停。

那个初夏,栀子花氤氲的香气里,我和母亲坐在书堆里,一本一本翻晒我喜欢的书。母亲用棉布仔细拂拭着,娘俩漫无目的地聊天拉呱,光影在从书本上抬头低头的瞬间消失。栀子花开的时节,天已经有点热了,母亲用手背拂了一下额前的发,冲我一笑,她的白发斜刺里探出来,让我心惊。多年以后,临近春节家家户户喜庆团圆的时候,母亲心脏病突发,溘然长逝。母亲走了,家就空了。那两大橱子书我经常摩挲、翻阅,心里时时蒸腾起无尽的思念,因为每一本上都留下了母亲的手印。

影壁墙前的栀子花再也没有人照看了,不久就枯死了,一大丛灰黑的枝蔓,兀自空守着老屋。